

大地之愛

JAMES HERRICK



大地之歌 系列小說第三
全美暢銷榜冠軍

當代名著精選 30

大地之愛



皇冠
CROWN

〈註冊商標第173155號〉

皇冠叢書第八〇一種
當代名著精選之五十六

大地之愛

THE LORD GOD MADE THEM ALL

原 著：JAMES HERRIOT
譯 者：种衍倫

發行人：平 鑫 濤
出版發行：皇 冠 出 版 社
 台北市第3300號信箱
 郵撥0010426—9
 電 話：7168888
登記證：局版台業字第1059號

編譯委員：張 時·彭中原·茅及銓
 趙爾心·雲 蒼·陳冕華·余國芳
 林靜華·林少岩·种衍倫·施寄青
 湯新華·麥倩宜·姜恩娜·謝瑤玲

主 編：麥倩宜

策 劃：施寄青·余國芳

美術主編：李純慧

美術編輯：李復君

校 對：曾美珠·劉秋城·鮑秀珍

印刷者：皇冠印刷有限公司
 台北市西園路2段140巷49號地下室
 電 話：3061972

著作權：台內著字第17547號
執照字號

初 版：中華民國七十年十月
第五版：中華民國七十七年三月
 有著作權·翻印必究

本書定價：新台幣130元

名家的推薦

皇冠當代名著精選

我有許多書，還有三個手足。

每當姊弟到我家拜訪之後，總想順手牽幾本書回去打發良夜。他們從來不看其他的書籍，總是偷拿「當代名著精選」。現在我將這套書藏在櫃子裡，可是還是防不勝防。

名作家／三毛

從第一期連載費禮所譯「原野奇俠」時起，「皇冠」三十多年來造就的譯者和推出的譯作難以數計，近六年三百種「精選」更使它登上名著中譯事業的新高峯。

名作家／彭中原

「皇冠」以放眼世界的視野，掌握文藝的尖端趨向，使世界當代作家的氣息和心跳，成為國內讀者一波波熟悉的聲響。對於期望更貼近現代情感的讀者，「皇冠」以敏銳的探觸，提供了最具「熱度」和「品質」的服務。

中廣節目主持人／楚雲

六年來皇冠出版了300種，平均每年52本『當代名著精選』，內容雖是文學，作業却像周刊，這是一項驚人的成就。

時報周刊發行人／簡志信

日子，有時候，說老實話，有點單調！皇冠的譯作常常在夏日靜謐的午後帶我走入一些奇妙的情節，所以，我必須寄上我的感謝！

名作家／趙寧

原书缺页

原书缺页

人物表

吉米·哈利 (James Herriot)

——本書作者，一名鄉間獸醫。

海倫 (Hellen)

——哈利之妻。

小吉米 (Little Jimmy)

——哈利之子，活潑、頑皮。

羅絲 (Rossie)

——哈利之女。

西格 (Siegfried)

——哈利之夥伴，也是獸醫。

屈生 (Tristan)

——西格之弟，獸醫助手。

1

當門楣從我頭頂掠過的時候，我知道自己是真正回家了。

我可以毫不費力地就追憶起進入皇家空軍服役前的那些日子。我還依稀記得最後一次到雷家是去「捏小牛」——那是雷普萊先生在電話裏用的辭句。說得正確一點，我是去阉割他的小公牛的。掛上電話後，我知道這趟差事又要耗掉我一個上午了。

到雷家出趟診就像探一次險一樣，因為那棟老房子座落於一條蜿蜒於山脊的泥巴路的末端，而且，你還得通過七道門才能到達目的地。

莊門是鄉間獸醫的咒符，而在欄牛的鐵網還沒有問世以前，身為獸醫的人最痛恨那一道道橫擋在路中間的鐵門了。通常要我們下車開個兩、三扇門我們也就認命了，可是七道門就着實太過份了一點。雷家的門不僅多，而且還怪異。

頭一道鐵門設在雷家專用引道與公路的交叉路上。就外觀上而言，這道門除了滿是鐵鏽之外，大致還算正常。可是一當推動它的時候，門軸就會立刻發出不堪入耳的尖鳴聲。值得感激的是至少這扇門還可以旋轉——事實上，它是雷家唯一能夠保有這項優點的門。其他的六扇門全是木頭的，約克郡谷地的農人們稱之為「肩門」。當我抬起其中的一扇並用肩膀頂起上緣的橫木以便將它推開的時候，我由衷地體會出這個名字取得有多恰當。

即使是開一扇正常的門所要做的工作還是很多。你必須停車，走出來，開門，將車子開過去，再停車，然後回頭把門關好。可是要通過雷家的七道關卡，你所花的體力就不止這麼多了。好久沒有來雷家，那幾道門的情況又惡化了許多，我喘着氣，將那部嘎嘎作響的老爺車駛向第七道門。

這最後一關也是最難纏的一關——這扇門具有邪惡之本質。儘管數十年來，它已經被無數的木匠修補過，但它的危險性却絲毫沒有減低。

我停下車向前走了幾步。這扇門和我是舊敵，因此我們靜悄悄地對峙了好幾秒鐘。過去，我和它搏鬥過好幾回合，而毫無疑問的，它的積分已經遙遙領先了。

這道門除了鬆動搖晃之外，最恐怖的是它只有一個在腰部的門樞。這麼一來，當你頂着它推動它旋轉的時候，那種平衡的效果就可想而知了。

我小心翼翼地走到門邊解開固定於外側的麻繩，然後迅速地一把抓住門緣。可是我已經遲了一步，那道門一旦解脫了束縛之後立刻晃動了一下，於是我的腳脛正好被彈起的下緣擊中。當我試圖更正

它的姿勢以求保持平衡時，它的上沿又砸向我的腦袋。

結果跟前幾次一樣，我用肩頂着它的橫樑一次一吋地將它慢慢推開的過程中，它不斷地藉着搖晃的機會上下襲擊我，而我却毫無招架之力。

雖然雷先生站在莊舍的門廊上用慈祥的眼光看著我，但那對我毫無裨益。終於，我把那扇門完全推開了，他的煙斗中也裊裊升出了滿意的青煙。他以完美的姿勢站在原地，靜靜等候我拖着蹣跚的步伐走到他的面前報到。

『哈利先生，你是來捏小牛的吧？』顯然，他覺得我們的友誼並未受到影響，因為他的笑容在滿是短鬚的臉上劃出了兩道皺摺。雷先生每個禮拜只有在上市場的那天才刮一次鬚子。

我彎下去按摩瘀血的腳踝。『雷先生，那扇門真是一大威脅！還記不記得上次我來的時候，你誠懇地答應我立刻改進？事實上你早該換一扇門了。』

『不錯，小伙子，我是答應過你，』雷先生點點頭表示最誠摯的贊同。『可是你也知道，愈簡單的事總是愈懶得去做。』說完，他開心地笑了起來，可是當我捲起褲管展示腳踝上的傷痕時，他的表情立刻轉為至誠的憐憫。

『我真可恥！就這麼決定了，下禮拜那兒將是一扇嶄新的門。小伙子，我向你保證！』

『可是雷先生，上回我的膝蓋淌着血的時候你也說過完全一樣的話。』

『是啊，是啊，我記得。』他用拇指填塞了些菸草。『我的記性總是那麼糟，所以我一走我也忘

了。不過這次不會了，小伙子，今天我得到了教訓，我真的爲你的腳感到抱歉，下次那扇門再也不會讓你煩心了。」

「好吧，好吧，」我跛着腳走向車子裏拿工具。「你的牛呢？」

雷先生不慌不忙地穿過空地並打開牛舍隔板上的一扇半門。「就在這兒。」

頓時，我嚇得呆站在原地，因爲隔間板上出現了一列巨大而毛茸茸的牛頭——牠們正以冷峻的眼光瞪着我。我伸出顫抖的手。「你是指這些牛？」

那農夫愉快地點點頭。「對，就是牠們！」

我向前邁了幾步，好看得更清楚一點。牛舍裏共有八頭牛，牠們不是在跟我對瞄就是踢着身後的草堆。我轉過來面對那農夫。「你又犯了，對不對？」

「犯什麼？」

「你在電話裏是叫我來捏小牛，可是牠們根本不小，牠們是大公牛！上回也是這樣。你還記不記得那些巨獸幾乎要了我的命？事後你發誓說以後一定要在小牛三個月大以前就動手。」

雷先生輕快地點點頭。他對於我說的每一件事都是百分之百的贊同。「不錯，哈利先生，我是向你保證過。」

「可是這些牛至少已經一歲大了！」

雷先生聳聳肩。「我說過我很健忘，不是嗎？」

我回到車裏拿出局部麻醉劑。「好吧，」我邊用針筒吸藥劑邊咕噥着說：「如果你能抓住牠們的話，我願意試試。」那農夫從牆上的鉤子上拿下了一根繩子朝一頭巨牛走過去。他輕而易舉地就揪住牠的耳朵，然後將繩子穿過鼻環繞過牛角，再將繩頭繫緊於牆上的鐵環上。

『好了，哈利先生，這樣安全多了，不是嗎？』

我什麼也沒說，待會會遭殃的是我而不是他。我等於是在生死邊緣工作，因為我的崗位在那牛後腳的射程之內，只要對我的手術不滿意，牠隨時可以給我一點教訓。

無論如何，該做的終究要做。我邊用手臂抵擋小規模的攻擊，邊完成了給所有的牛隻打麻藥的工作。下面才是真正的手術——最新的『普提索無血去勢法』。這無疑的是醫術上的一大進步，因為以往的阉割法都是操刀切除小牛的睪丸，但這種方法是用鉗子夾斷輸精管。

然而面對如此般的巨獸，這種手術還是挺艱鉅的。首先，你必須找到輸精管，然後將鉗子以正確的角度卡住它。最後，你得以極緩慢的速度和極大的力氣將鉗臂慢慢合攏。

我打的麻藥總算有點功效，因為牛兒並沒有感到非常疼痛的樣子。我的汗水順着鼻尖往下滴，而我只能專心一致地將鉗臂慢慢合攏，直到鉗齒毫不留情地密合在一起並發出『卡嗒』一響為止。

我必須將一條輸精管捏斷兩次。鉗斷了頭一個睪丸的輸精管後，我靠在牆上喘了幾口氣，然後又開始朝另一個睪丸進軍。

要想完成八頭牛的手術的確很花時間，當只剩最後一條牛的時候，我覺得兩眼發脹，喉根乾澀。

突然，我的腦海中浮起了一個想法。

我站直身子，繞到牛的身旁。『雷先生，』我喘着氣說：『你爲什麼不來試一次呢？』

『我？』那農夫一直在冷靜地觀賞我動手術，但我的建議顯然使他變得不知所措。『爲什麼呢？』

『你瞧，只剩一頭了，我覺得你應該有機會了解一下剛才這半天我都在忙些什麼，所以我要你來一次。』

他想了很久。『那誰來抓住這頭野獸呢？』

『這沒關係，』我說：『咱們將牠綁在鐵環上，我替你看好牠，然後你就可以安心地動手。』

他像是還在猶豫的樣子，但我很溫文有禮地將他推到牛的屁股後面。我把鉗子卡住牛的輸精管，然後將雷先生的手指扣在鉗臂上。

『好啦，』我說：『你可以開始了！』

他深吸了一口氣，鼓足了胆量慢慢將鉗臂壓攏，但什麼也沒發生。

我觀賞了幾分鐘，發現他的臉先是變成紅色，隨後又變成紫色；他的眼睛脹得比我的還大，額頭上的筋脈則鼓得像田壠似的。最後，他驚叫了一聲，跪在地上。

『不行，小伙子，不行，我沒有辦法。』

他緩緩地站起來，一副筋疲力竭的樣子。

「雷先生，」我把一隻手搭在他的肩膀上笑着說：「可是你却期望我能完成這項工作。」
他傻楞楞地點點頭。

「算了吧，」我說：「我也只是想讓你知道等小牛都變成大公牛的時候，做起手術來會有多累人。如果牠們都才三個月大的話，只要幾分鐘就可以結束了，對不對？」

「對，對，對！哈利先生，我保證以後不再發生這種事了。」

我覺得很興奮，因為我總算叫雷先生嘗到了這種滋味。憑着興奮所帶來的力量，我很快就完成全部的手術，走向車子的時候，我覺得全身都在發光。那農夫將身子彎就於車窗上的片刻，我的滿足感升到了最高點。

「謝謝你，哈利先生，」他說：「今早你給我上了一課。下次再來的時候你會發現我的門是新的，而且我永遠也不會請你來捏這種野獸了，我保證！」

以上都是我入伍之前最後一次去雷家所發生的種種，現在想想那也是很久以前的事了。如今，我又恢復了平民的身分並重新開始品嘗我所幾乎忘却的生活方式。電話鈴響的時候，我就正在品嘗生活中最重要的一部份——海倫燒的菜。

那是週日的午餐時間，桌上擺着傳統的烤牛肉與約克郡布丁。我太太正在爲我盛又濃又純的燉肉

汁，那冲鼻的肉香味正是我在軍旅中夢寐以求的。度過了一個典型的鄉村獸醫東奔西走的早上之後，我已覺得飢腸轆轆了。我時常想，要是有些位外國的美食者想要嘗嘗真正的英國菜的話，我一定把桌上的這些推荐給他們。

約克郡谷地的農人總是在飯前先喝一碗又稠又濃的黃褐色的肉湯，然後吃一個約克郡布丁——這固然是很怪異的搭配，但那滋味確是無與倫比的。我把頭一杓的布丁送進嘴裏後，心裏覺得舒爽極了。等我吃完布丁後，海倫會再替我盛滿一盤烤牛肉、炸薯塊和今早剛從院子裏拔出來的青豆。

然而那尖銳的電話鈴聲打斷了我的美夢。我提醒自己，任何事都不能破壞我這頓美食，即使是最急的急診也得擺到飯後再說。

可是拿起話筒後，我的手開始發抖，因為那一端傳來的聲音驚恐而急躁。那是雷先生！噢拜託，不要這麼殘忍！他家的路遙遠又顛簸。

那農夫的聲音像雷聲一般地灌入耳裏。他還是那種通話距離稍遠一點就大聲喊叫的人。

『獸醫嗎？』

『是啊，我是哈利。』

『你退伍啦？』

『不錯。』

『我要你立刻過來一趟，我的一頭母牛病得很糟。』